

# 黔西北文史资料

毕节地区政协工委

## 《黔西北文史资料》编委名单

顾问:黄绍臣 周平一 张宏方 夏立明 郭厚方

编委主任:孙仁培

编委副主任:王仁修

编委成员:孙仁培 王仁修 马贤俊 张志侠 陈晓英  
李远贵 陶定卿 刘祖平 闫树昭 叶章龙

责任编辑:刘祖平 闫树昭 叶章龙

校 对:叶章龙 闫树昭

封面设计:叶章龙

# 前　言

经两年的努力，政协毕节地区工委编辑的《黔西北文史资料》第一辑终于与广大文史资料爱好者和读者见面了。我们为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而感到欣慰，并愿与关心，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单位和各位同志分享。

这辑文史资料大致有“革命斗争轶闻”、“教育今昔”、“人物春秋”、“民族风情”、“帮会与往事”、“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文史资料基本上都是以文史资料要求的原则“亲历、亲见、亲闻”来编辑整理的。有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如明珠深埋，经几发掘，终得与世人见面，还其本来面目；有的资料已属必须立即抢救之列，如稍有延误就会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再也不会有人知晓；有的资料为核实其节，编者不辞劳苦，深入事件发生之地，亲访当时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有的资料多少岁月以来鲜为人知，得来也犹如掘得一件古珍。因此，不少资料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会愈显珍贵。

这一辑文史资料，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毕节市政协，黔西县政协，织金县政协，纳雍县政协，威宁县政协及地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各部门在成书过程中为我们选送稿件，提供经费和其他方面的必要条件，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在编辑中，由于条件和水平之限，文史资料难免有缺点甚至错误，恳请读者及同仁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八年八月

# 目 录

## 革命斗争秩闻

- 《灵峰学报》的片断回忆 ..... 周光辉(3)  
红军曾在这里驻扎 ..... 吴凤玉(8)  
记“一一·二五”学生运动 ..... 贵州师大 周学义(10)  
贵州游击支队 ..... 麋崇习(18)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头一支武装 ..... 麋崇习(31)  
“野鸡河战斗”的前前后后 ..... 谢代元(37)  
我参加“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毕节组(即野马社)”活动  
    有关情况的回忆 ..... 谢代元(48)  
回忆为清匪斗争牺牲的赫章县苗族杨氏三烈士 .....  
    ..... 毕节地区政协工委 黄绍臣(53)  
解放初期剿匪活动回忆 ..... 陈良栋(56)  
威宁县解放初期清匪战斗回忆 ..... 罗正光 征集整理(74)

## 教育今昔

- 纳雍县陶家寨希望小学建成经过 ..... 禄新雨(107)  
清末毕节著名教育家杨慎斋 ..... 江执中(114)  
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 ..... 王兴中 明光(116)  
毕节地区中学教育发展概况 ..... 陶必谦(132)  
清末的毕节教育 ..... 江执中(137)  
道德与学问

- 忆黄学仪先生 ..... 何玉蜀(143)  
深山小学话今昔  
一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关注的小学 ..... 穆新雨(150)

## 人物春秋

- 林青同志与贵州妇女运动 ..... 吴耘(163)  
素老轶事数则  
——老人言行给予我深切教益 ..... 孔宪聪(166)  
马正帮烈士与弘毅中学 ..... 张以贵(171)  
一位长期与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  
——访贵州省毕节县政协常务委员孙师武老先生 .....  
..... 瓦龙飞(177)  
民国县长李安鼎在黔西的故事 ..... 史宏拯(185)

## 民族风情

- 水西彝族风情 ..... 史宏拯(197)  
织金布依族婚丧习俗 ..... 白照光 黄定贤(202)  
大花苗族习俗简介 ..... 张勤(216)  
水西彝族女杰禄华 ..... 穆新雨(221)  
威宁县苗族的婚俗 ..... 李文汉 王廷方(224)  
化屋苗族民族拾珍 ..... 史宏拯(232)

## 帮会与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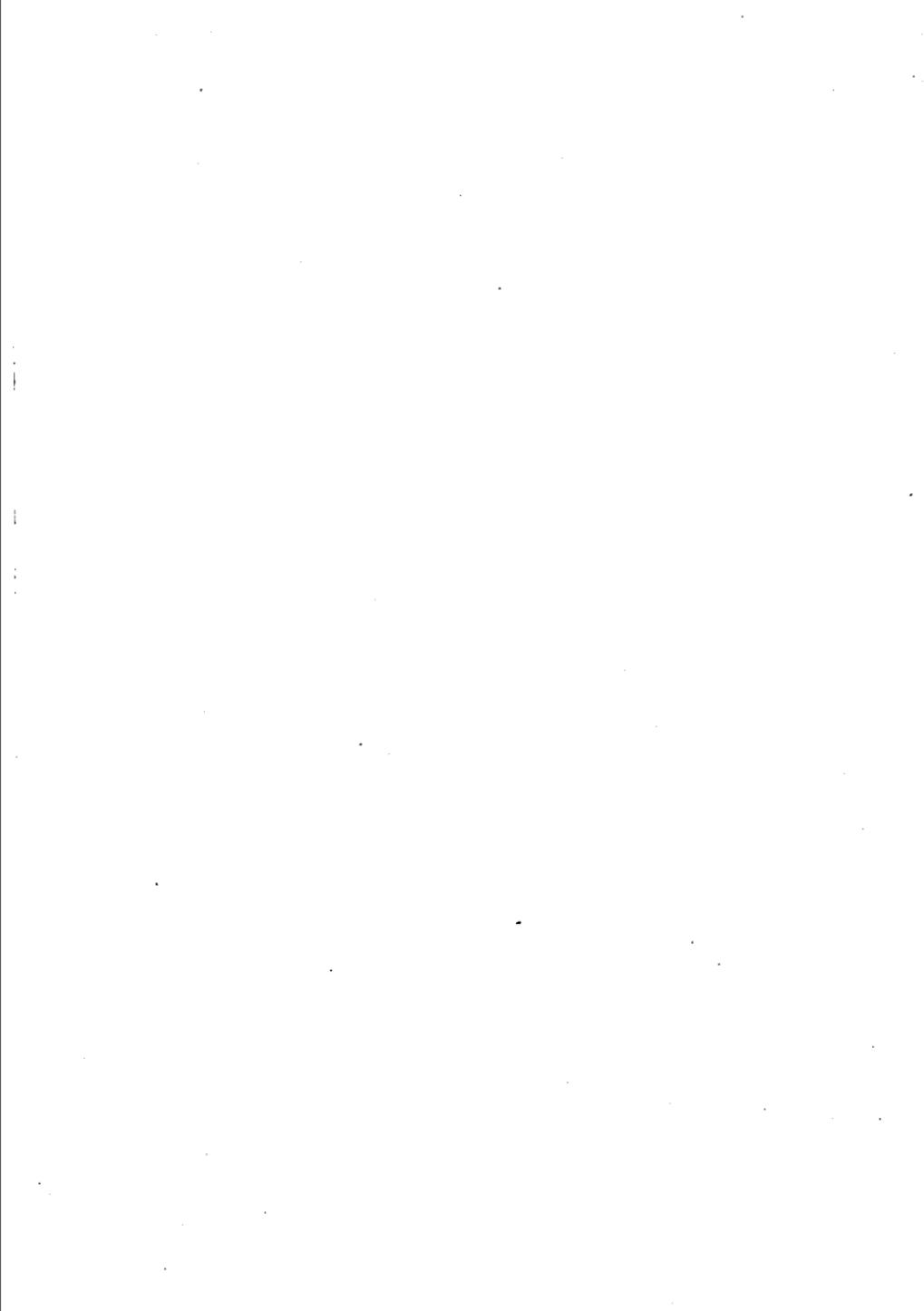
- 漫谈“袍哥”组织 ..... 喻泽正(241)  
浅谈织金县基督教内地会的传入及活动 ..... 张勤(245)  
我与《文艺走廊》

——琐忆织金通俗文化事业	何玉蜀	(252)
川会往事	材料：朱公越 成文：过国璋 谢 川	(257)
抗日战争时期黔西市场物价概况		
	王 健 文吉惠 刘从宗	(265)
中国文化服务社毕节分社的创办和周道立出逃的经过		
	刘裕远	(270)
帮会的始源及黔西县哥老会发展概况	史宏拯	(277)
基督教葛布教会“自立运动”始末	朱文华	(284)

## 文物古迹

《象祠记》及王阳明民族主义思想在黔西的影响		
	史宏拯	(293)
前清将军坟	杨文彦	(311)
鱼山藏书楼对联	喻泽正	(318)
钟山·古寺·翠柏	史宏拯	(322)

革 命 斗 争 轶 闻



# 《灵峰学报》的片断回忆

周光辉

一九四五年，由于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当局为了粉饰“民主”，允许各校学生建立官办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也多办有“会刊”。当然，这也自然是些大同小异的官样文章，有特色的不多。

当时就读于贵州大学、贵阳师院等高等学校的毕节同学约十余人，每逢期末都举行一次“会餐”及照像留念。这十几人中，政治倾向各有不同，但都心照不宣。三青团骨干闵世卿等几人，常出没于国民党省党部、三青团部狗苟蝇营，为毕业后“当官”作些“打基础”工作。一批进步青年，则通过我先后与在社会上从事革命工作的吴向、地下党员金宗舜发生政治上的联系。当然也有埋头不问外事、一心读书的，也有动摇于两者之间的。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闵世卿向我提出办一个“会刊”的打算。我当时弄不清他的意图，一刻半响又拿不出个主张，便去找吴向商量。经过分析，认为闵办这个“会刊”，是想为他往上爬作一个阶梯。为什么要找我？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懂得些编辑技巧（我曾在世交李思齐办的《力报》兼过半月校对。后因偷出《塔斯社新闻稿》回校传阅，第二天又偷偷送回，引起总编沈天冰的怀疑，便把我“开除”了，当然这后一原因当时闵不知道。）二是我笔下比他快，必要时可以利用我一下。吴向最后说：“将计就计”可以参加，利用它多团结一些人，还可做一些

有意的工作。他又着重说：“不可太‘红’了，宁可‘灰’一些好点。”就这样我便应允了下来。由于贵大在花溪，离城较远，编辑工作就由师院的同学承担下来。因为我传阅《新华日报》等书刊被学院当局“突击审讯”过，我在排封面时，把主编的名字将吴维鹏写在前面，我则列在后面。实际编排是我搞的，吴和我一起跑印刷厂，搞校对。当时办刊物都要向国民党“省党部”登记。申请办理等手续自然落到了闵世卿的头上。会刊要登记，得有个名字，我提议以毕节著名风景区“灵峰寺”的“灵峰”二字来命名。

因寺后山项的塔耸立峰颠，雄踞群山之上，暇日登临，极目四望，“一览众山小”，顿觉心旷神怡，用以命名，取“攀登高峰”的意思。于是《灵峰学报》就是这样被大家一致通过了。

学报取了名，登了记，刊名由谁写呢？我提议请叔祖父周素园先生题写，也获得大伙一致赞同。信发出不到半月，叔祖父便寄回了题字，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距今虽已四十年，叔祖父也已病逝近三十载，但信的主要内容还时时浮现在我脑际。大意是说贵州山多、土晃昏、石晃昏挡住了视线，看不见世界的新潮流，教育青年要立志上进，就要到外面去学习新的东西，才能长见识，跟随时代前进（原件早佚，回忆大概如此）。我将信的内容摘录作为代发刊词，题目大约是《殷切的希望》，时已太久，记不真切了。他老人家对青年的教导，深得象大海，到今天仍有意义。他遒劲刚健的笔锋，苍老古朴的“素园老人”的签名，寄托了对青年一代的期待与厚望。但在那人妖颠倒、鱼龙混杂、是非不分的年代，“四人帮”的“专案组”居然在“审问”我时说：“你用的《发刊词》十分反动，你承认不承认？”我大致复述了内容后说：“我认为那些话的主导思想今天

仍然不错。”他们又说：“周××是老地主、老国民党、老反革命，你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抱住不放。”我就背诵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给叔祖父回信中肯定的“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尊敬的朋友和革命同志”（读此信时很久了，当时背诵可能有错），又说我是“反动顽抗到底”。少不了又是拳打脚踢干起他们擅长的“文斗”来。

过一会又说《灵峰学报》是“反动刊物”，内容“十分反动”，并说“当时没带相机，要不然就把原件给你照下来”。我说：“你不要断章取义，有本事你全部拍下来。”可见“四人帮”的喽啰，毕竟是些“纸老虎”。他为什么不敢拍照片呢？除发刊词外，还有我的两篇文章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一期末篇以“观风台”为笔名的杂文，题目叫《疟蚊在毕节》，我指名道姓揭露毕节伪县长叶俊贪赃枉法，腰缠万贯，而穷苦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悲惨情景，矛头直指蒋介石基层政权。

当时学报首先是在青年中赠阅，还赠送一些有影响的各界人士，每期约赠出百余份，余约二百余份，由毕节李代泽先生所办的书店代销。在毕节出售不几天，就引起了两个轩然大波，一是伪县长叶俊下令停售，二是特务机关通过关系向我家里发出警告，说我参加了共产党（我是一九四九年才入党的），若不叫回管教，后果不堪设想。谁知父亲和叔父都一笑置之，但他们不死心，又通过我贵阳的一个长辈叫我去训斥，怕我出“问题”。

可是，我这一石头起的千层浪，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个吸血鬼叶俊，不久就被毕节各方面联合的力量撵滚蛋了。

第二篇是谈论教育的文章，是以吴维鹏和我两人的名义

发表的。文章由我执笔。主要的是文章开头引了四行短诗。这诗是当时重庆《新华日报》上乔木(乔冠华)同志所写的国际评论中引过的莎士比亚的一段小诗。那一阵我手中常带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吴当然不知这个来历。原诗虽已过去四十年，只有一、二字记不太准(加? 为注)：

野鸭子阵阵北飞  
冬天还没有过去吧  
然而，春寒?? 只有一瞬啦  
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  
.....

为《灵峰学报》写文章的都是贵大、师院的毕节同学，记得有刘世?(女)、郑鑫、吴应谦(现在遵义商业局)、吴应杰之兄、吴维能(女)、师院刚毕业的王征(现在毕节鸭池小学)、吴维鹏(现在毕节某校教书)等人。由于时间久了，他们写的内容都不记得了。

办刊物除以上那些手续外，还得要有“后台”，要有钱。我又请叔祖父致函省参议长平刚请求支持，平刚将叔祖父给他作的“寿序”交给我们刊登表示支持。记得是刊在第一或第二期上。

这一个学生刊物，要卖是卖不出多少钱来的。经费来源是通过刘安甫(原毕节一小校长)，向资本家刘熙乙说项，刘每期付五万元刊印的。

学报原计划是“双月刊”，约在一九四五年六、七月出第一期。我编一、二、五三期，王征编三、四期。共出了五期。

约在一九四六年夏，刘熙乙的弟弟要竞选伪国大代表，闵

世卿告诉我说，刘要我们替他“作宣传”。并着重说这个“他”是刘氏弟兄，以取得我的好感。我想，这个给蒋记反动的伪国大涂脂抹粉，当吹鼓手是搞反动的罪恶勾当。我直接了当地说：“学报是学生的学习园地，不应卷入那些肮脏的政治旋涡。闵看我不为他的游说所动，丝毫不让步，就使出最后一招：以刘不给钱刊印相威胁，我毅然拂袖而起，不给钱就算，不办就不办。他本来就想为伪国大鼓吹，讨好他的主子，好给自己晋升之阶添一个筹码。但他也知道我是不好驾驭的野马，已丧失了为他所用的基础。从我来说，对反动派的这一套鬼把戏早就洞若观火，在这个重大的立场问题上，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我已无法利用他们做一些有意的工作了。根本立场的对立，导致了学报停办。

这一个在“素园老人”殷切关怀下诞生的学生园地，终被罪恶的社会扼杀了。自她呱呱堕地，还未满周岁……其夭折之快，连一个停刊启事也无钱印发。

四七年冬回乡省亲，向叔祖父祥尽的谈及学报情况，叔祖父频频颔首，对于停刊经过，老人家说：“你宣传他那个伪国大干什么！”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首肯，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那些正直的人们，原贵州大学二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葛天回教授说：“把贪官污吏吸血鬼等写成疟蚊，好啊！”当时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停刊后问我为什么不出了，表示极大的关心。近年来一些同龄人相聚，也还谈及《学报》。李代泽先生代售，更是冒了风险的。对于这些关怀、慰问，至今仍深深铭记在我脑海中。

回忆中有错误之处，不足之处，请有关同仁纠正、补充。

# 红军曾在这里驻扎

吴凤玉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经毕节进入威宁，在威宁境内转战的二十余天中，曾经过麻乍，并在这里驻扎。

据当时目睹的老人回忆，一九三六年的三月十九日，红二军团由河坝，经蜜蜂取道麻乍，过马摆河去宣威。先头部队到达吊水岩时，盘踞在麻乍马摆营上的土司安文华见来了军队，就朝着红军来的方向开了几枪，接着红军开始还击，一瞬间，只听见枪声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土司家的队伍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感到势头不对，就仓惶地跑了。当夜，部份红军就在坝海营宿营。

当时正处于兵慌马乱的年月，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烧杀抢掠，土豪劣绅敲榨勒索，土匪盗贼明偷暗抢，穷苦人民深受其害。由于对红军不了解，有的人就逃进深山老林、岩洞躲藏起来。

红军一到，就进行宣传。有的用红土浆在墙壁上写标语：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得解放”，“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写在土司安文华家围墙上的一条标语，解放后还清晰可见。有的到群众中宣讲：“我们是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劣绅的”。老百姓见这支军队说话和气，不抢东西不抓人，确实与

国民党军队不一样，心中的顾虑消除了，外逃躲避的人也陆续回来。

红军战士们除了负责宣传工作的以外，还有向群众作调查了解工作的，发现有欺榨贫民的土豪劣绅及有家财的地方官僚，就把他们的浮财没收，大部份分给贫苦人民，少部份作为红军途中的给养。

是夜，一个喂马的战士点着火把去给马上草料，不慎将房东杨大伯家圈楼上的干草引燃。当时正值初春季节，春风吹得很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很快蔓延开来。虽然战士的竭力扑救，还是烧毁了坝海营的半个村子，有二十来户的三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烧毁。

第二天清晨，红军领导找到了一些房屋被烧的主人（有的不了解红军，有恐惧心理，才逃出去来回），搬来两箱子大洋，逐家逐户地作了赔偿，多的得了一百多块，少的也得了六七十块。之后，又把引起火灾的那位战士押到村前的河边处了极刑，才离开麻乍。

红军长征途经麻乍并驻扎，时间虽短，但他们一言一行，严明的组织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深地教育了群众。特别是不慎失火烧了群众的房屋，还给群众加倍赔款，又把引起火灾的战士处了极刑，这些，使亲眼目睹的老百姓深深体会到：红军和国民党军确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有了这样的军队，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就有指望了。”

# 记“一一·二五”学生运动

贵州师大 周学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山城毕节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斗争激烈的学生运动。我是这次运动的直接见证人，把这次学生运动的简况回忆整理出来，可以充实毕节革命斗争的历史。并以此缅怀马振邦烈士。

## 一、“一一·二五”学生运动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当时和国民党对抗的有两条主要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进犯军之间的战争。在这条战线上，代表人民的军队取得节节胜利，在莱芜战场，鲁西南战场和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都大量消灭蒋介石的部队，扩大了解放区。另一条战线是政治战线，就是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条战线进行得轰轰烈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山城毕节，也受到全国形势的影响，在四七年底，爆发了一

千多学生的罢课示威运动。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呼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举国上下一致讨蒋的形势下，国民党为挽救垂死的统治政权，决定召开国大，制定反动宪法，驱逐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机关，对人民实行更残酷的血腥统治，借各地选举国大代表为名，加紧迫害进步力量。如此种种，表明国民党统治已经危如累卵。

## 二、一场官僚和资本家勾结的选举丑剧。

为了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正义主张，国民党确定一九四八年初召开国大，其目的是伪装民主，通过欺骗的手段选蒋介石为总统，进一步巩固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这样的选举，必然遭到全国人民坚决反对。

一九四七年十月，毕节地区开始了国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某些人为了达到被选目的，竞选人不择手段，竭尽欺骗之能事，他们或拉帮结社、或结盟拜把，或请客送礼、或金钱贿赂，甚至用政治手段进行高压，非法私带武器威胁选民，公开标价收买选标等等。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山城毕节的政治领域，一片乌烟瘴气。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对于血气方刚，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感到厌恶和憎恨。学生们不在乎选谁，而是要求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要求行使正当的选举权利，反对国民党的伪善、欺骗和独裁手段。

十一月二十三日，选举国大代表的时间到了。我们毕师高